



少年哥德之创作



法國莫洛懷 Andre Maurois 著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澄譯

## 譯者序

哥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曾經郭沫若先生譯成中文，幾乎是少年人誰都讀過的書了。而且幾乎誰都聽說過，哥德寫那本書，是在他自己嘗到了戀愛的創痛之後，所以少年維特之本事可以算是哥德自己的經驗。

那麼，讀者也許要問了，少年維特就是少年哥德麼？要是哥德就是維特，怎樣哥德又沒有自殺？讀者又不免要問，少年維特的思想行動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創造者

少年哥德的思想行動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自己究竟有了什麼經驗？他爲什麼寫少年維特的煩惱？寫的時候他又怎樣的？在這篇文字裏種種問題都有了答案。

可是這篇是小說，並不是傳記。這並不是說這裏的事實都是虛構的。不，不是的。這裏的事實，就是最細微的一點，都有確切的根據，不過這些事實却穿上了小說的衣裳。

戈爾斯密說過，寫小說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是讓約翰生來寫，他小說裏的小魚也許免不了用鯨魚的口氣來說話。這話正是不錯，只是，能教小魚說大魚話的究竟是

極少的少數，大多數的作者恐怕只會教鯨魚吐出蝌蚪大的聲音來！

寫小說已經是難事，何況把一個稀有的天才做你小說的主人翁？怪不得這樣的小說幾乎全部失敗了。本篇的作者，莫洛懷先生的本領，就在能描寫一個天才時把天才的本色露出來。他前年在一本小說 *Ariel ou la vie de Shelley* 裏寫了英國大詩人雪萊的生平，一出版就成了英法兩國著名的傑作。本篇是他一九二六年出版之新著 *Meipe ou la Délivrance* 中三篇的第一篇，本名 *Le premier cercle de Meipe, ou le créateur*。少年哥德的創造是我擅自改題的。

我用的原文是第四十三版的法文原本，另參閱 Eric Sutton的英譯本（英譯名Mape由The Bodley Head出版）可是法文原本和英譯本有時很不同，法文小本裏有些句子，英譯本裏找不到，那本不算奇怪，可是很奇怪的，英譯本裏也有些語句！甚至很長的篇段！法文本裏却沒有。在那些地方，我的譯文大都依照法文本，雖然英譯本也給我很大的幫助。

這篇譯文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陸續在現代評論上登載過。我本想在成書時細細的修改一道，並且寫一篇比較詳細的序文，介紹哥德的生平。誰知人事匆匆，自

春至秋，總是找不到時候來動手。現在又要遠行了，一攔又不知要攔到幾時，因此聽了朋友們的勸告，僅僅改了幾個誤字，就拿去付印了。

十六年十月，去國之前一夕。

少年哥德之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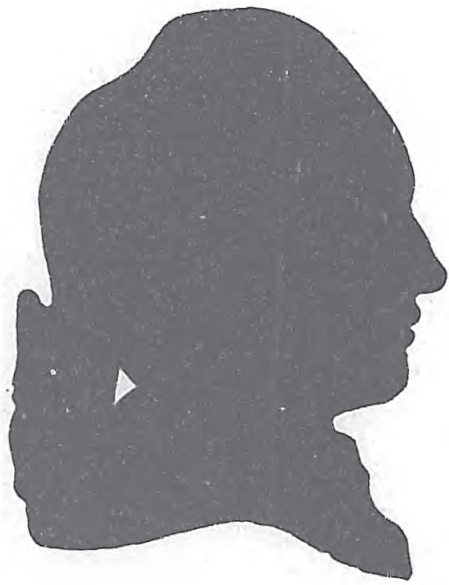


「人們說他那樣的容易被愛情顛倒，只要遇見一個他喜歡的女子，他就想要她青眼相加。要是他的目的達不到呢，他畫一幅她的像，這樣也就把他的慾念打消了。」

畫家斐立波立比傳



德 哥 年 少



去脫拉司那之年  
哥德剪影



紅里白克立特麗佛

## 一 司脫拉司堡



佛朗克府來的長途馬車停在蓋司脫客店的前面：一個德國學生叫把他的行李取下來了，可是很使客店主人驚異的，他不等吃飯，便發瘋似的飛步向大禮拜寺跑去了。寺裏守塔的人，看他爬上塔頂去，有些懷着鬼胎的互相看了一眼。

城中三角形的尖屋頂像波浪似的湧着，遠遠的配起洛恆堡的純粹峻嚴的線條。閃爍在中午日光底下的是點

綴着村落，森林和葡萄園的阿爾撒司平原。正在這時候，每一個村子裏的婦人和女子都在夢想着。他看了這幅初張開的畫布，他的欲望開始畫進去種種可能的幸福了，他覺著一種說不出的甜美，那是等候那還沒有來到的戀愛時的愉快。

他以後常常到這裏來。塔頂的平臺突出在附近建築的上面，所以他可想像自己就在曠野的中間。

最初他覺得頭眩。他童年時長久的疾病使他神經過敏，怕空曠，怕喧囂，怕黑暗。他要想治好他自己的弱點。

漸漸的那廣闊的平原，最初是他的心還沒有刻過字的  
一塊石版，鑄上了名字和回憶。現在他一眼就找得到那  
裏是薩文，那是他曾經領韋蘭（二）去過的地方；那裏是德  
羅森漢，從那裏有一條小路，穿過美麗的田野，直達到賽  
森漢。那個村子裏有一座鄉村風味的牧師宅，宅外繞着  
一個花園，牆上長滿了茉莉花，裏面住着可愛的佛麗特立  
克白里紅。（二）

遠遠的，在山頂的背後，在古堡塔尖的背後，黑雲密  
密的在集合來。這學生的思想轉到三百尺下在狹窄的街  
道上紛紛攘攘的細小的人形上去了。他怎樣的願意闖進

那些生命裏面去，他們好像誰都不認識誰，可是自有種種神祕的羈絆把他們聯絡着：他怎樣的願意揭開人家的屋頂，隱在一旁參觀種種祕密驚奇的動作，只有那樣才能讓人懂得他們的同類。前一晚，他在麥里紅奈脫戲院看見浮士德博士的傳說（三）的表演。他仰頭看着流雲度過塔頂，她覺着好像它們忽然的疾飛，把他也驚走了。「我呢？要是魔鬼送把我權力，珍寶，女人，同我交換一張浮士德之合同……我簽字不簽呢？」他很忠實的問了一會自己的良心，想道：「爲了佔有全世界呢，我不簽字——但是爲了知識我可以簽……唉唉，你的好奇心太重了，朋

友。』

雨點紛紛的下落了，他走下那螺旋形的狹窄扶梯來：

『寫一本浮士德吧？已經有好些本了……可是司比斯

(四)，虔敬的維特曼 (五)，都是些庸才。他們的浮士德

是一個惡俗的光棍，他自己的卑劣就可以罰他永劫不復了

……魔鬼真不上算；那樣的浮士德是萬不會逃出他的手

掌的……我的呢？我的要是一個比較偉大的人物——有

些像希臘神話裏的普魯枚塞司 Prometheus (六)……不錯，

到底他給神們打敗了，可是至少爲了他要攫取他們的秘

密。』



底下大禮拜寺裏，五色玻璃窗映進暗淡輕柔的光線來。在暝濛中幾個女人跪着在祈禱。大風琴輕輕的嗚咽着，好像有纖手在撫弄它。哥德仰頭看了一會禮拜寺的頂蓬。他平常見到了一棵美麗的樹，就常常得到一種印像，好像他自己就是樹，洞見了它的完美的組織。他的思想好像樹脂一樣的上升，分散在樹枝裏，融化在葉裏，花裏，果實裏。禮拜寺的互相輻湊的鉅大的拱形頂蓬使他感覺到同樣的複雜和雄偉。

『好像自然的創造物，這裏什麼都有它的用意，什麼都同全部非常的相稱……教人怎樣不想寫些像大禮拜寺那

樣的書……啊！要是你能把你感覺到的寫出來！要是你能把你週身奔馳的熱血移到紙上去！……」

他這樣的縮進了自己的內心去，又找到了一個世界。他剛發見了莎士比亞（七），他佩服他，像一個人打量出了他的對手的本領那樣的佩服他。幹麼不做德國的莎士比亞？他有這力量；他自己覺得。可是這力量，怎樣的束縛住它呢？用什麼形式去表現這躍躍生動的力量呢？他怎樣的希望看見他的感情，到底捉住了，像那些雄偉的半圓形頂蓬那樣的不可搖撼。也許在大禮拜寺未成以前，這建築家對了他理想中的禮拜寺，也會經有過一個懷

疑，和絕望的時期。

題目麼？題目多的是。哥士白立欽耿爵士（八）的故事啦……這浮士德啦……德國鄉村的敘事歌，用翻成近體的希臘詩人西和克立脫（九）的格調。也許一個默罕默德（十）……也許一個普魯枚塞司啦。什麼題目都成，只要他能用了它去對世界下一通戰書。用他放大的自身做他英雄的模型，把他自己的心靈灌注進他們的身軀，這偉大的工作他並不怕……也許寫一個西撒（十一）……他有限的生命不許他試驗這許多計畫。『一種飛鳥似的性情，專多無結果的興奮』，那是他的老師海徒（十二）說他的話。

可是要填滿這些美好的空框子，他得有意像和情感；他得生活，生活一千遍。他自己三番四覆的對自己說『不願現在是什麼，但願將來有種種的成就。』

現在不願是什麼……就連可愛的佛麗特立克的丈夫都不願做嗎？不，連那個都不。

他自己想像着佛麗特立克的痛苦。他的種種舉動曾經使她相信他願意娶她，白里紅牧師也曾經像兒子似的看待他，他現在有丟下她的權利麼？『權利？愛情裏有權利麼？並且，在我們的交情裏，她也同我一樣得到了快樂！難道佛麗特立克一向會不知道佛蘭克福城的哥德

諮議的兒子不能娶一個漂亮的鄉下姑娘的麼？我的父親會有答應的一天嗎？她在一個絕不相同的社會裏，能有快樂嗎？」

「詭辯啊！要是你負心，至少坦坦白白的負心吧。哥德諮議的兒子並不比牧師的女兒高貴。我的母親比佛麗特立克還窮呢。至於與她的社會絕不相同的社會，她今年冬天在司脫拉司堡大客廳的塗臘的地板上跳舞的時候，還不是非常的可愛嗎？」

「你的話說的有理，可是怎麼辦呢？我不能……不，我不能……娶她是自己束縛自己了。一個人頂重要的責

任是發展他所有的才性，所能成就的事業。我要永遠是哥德。我提起我的名字，我就要表示這個名字代表一切。我的性質，我的過錯，都是好的，都是自然的。我愛佛麗特立克是對的，因為那時我感覺着要愛她。要是有一天我覺得我必須離開她去刷新自己的精神，我離開了她，我還是哥德，一切還是應當的。」

這時候他想像佛麗特立克哭倒在路旁，他自己騎了馬走了，低着頭不敢回過臉來。『浮士德裏頂好的一場，這倒是，』他想。

(一) 韋爾 Weyland, Friederich Leopold

哥德在司脫拉司堡大學時的

朋友，醫科學生。是他介紹哥德與白里紅家。

(二) 佛麗特立克白里紅 *Brion, Friederike Elisabeth (1762-1818)* 在哥德的戀史中佔很重要的一頁。

(三) 浮士德 *Faust* 十六世紀的一個江湖術士，「走方郎中」，騙錢作惡的妖人。傳說相信他與冤鬼爲盟，把他的心靈賣與冤鬼，冤鬼助他種種作惡的法術，到頭他也被冤鬼帶進了地獄。哥德從少年時他想寫一本「浮士德」，時作時輟，到老年方才殺青，成他最偉大的傑作。在哥德的手中，浮士德不是一個貪圖酒食的妖人，而是一個探求天地人生之祕密的不滿足的探討者。因此他雖然與冤鬼爲盟，結果還是得到超昇。

(四) 司比斯 Spies 大約是指發行第一部浮士德故事的 Johann Spies。

(五) 維特曼 Widman, Georg Rudolf 浮士德傳說到他而集大成。

(六) 普魯枚塞司 Prometheus 希臘神話中反叛上帝的天神，寓於反抗精神的革命家。上帝要毀滅了人類，重新造過，他竭力的反抗。哥德擬寫一劇本，在一七七五以前寫成幾幕，沒有完畢。

(七) 莎士比亞 英國的代表詩人，他在英國文學史中的地位與哥德在德國文學史中差不多。

(八) 哥士自立欽歌 Goetz von Berlichingen 德國中古時代的英雄。哥德在一七七一年成劇本第一稿，一七七三年重寫一過，



六月出版。此書一出，哥德立刻就享盛名。那時他才二十四歲。

(九) 西和克立脫 Theocritus 鄉村耕牧之詩人。

(十) 默罕默德 Mahomet 卽回教之創始人。哥德在七七七五年以前，擬作一劇本，只成了幾個篇段。

(十一) 西撒 Caesar 羅馬名將。哥德想寫的戲劇並沒有寫。

(十二) 海徒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1744-1803) 德國有名的詩人及著作家。哥德在司脫拉司堡遇見了他，就非常傾心，交誼在師友之間，很受些他的影響。



德哥之時勅刺威在



泉德哥的勳刺威

## 二 威刺勅

一張打上紅印的羊皮紙讓這學生變成了律師。被丟棄的佛麗特立克哭了。哥德博士的馬跑回佛郎克府了。他心中雖然時時覺到猛烈的悔恨，可是溜冰和哲學倒是很有效力的解除的方法。到了春天，哥德諮議覺得要完成他兒子的法學，少不了得教他到威刺勅的帝國法院去視習。

這個古代重大的法院只遺留下一個外面堂皇，內裏卑

鄙的空架子了。在它的附近，德國各邦的君王都設下了使館，因此在這外省的城裏成立了一個清閒自在的小團體。哥德一到皇子客店就遇到了一桌喧喧嚷嚷的少年隨員和秘書。從第一席話，他就知道他是在與他的思想差不多的朋友們中間。

歐洲正在經過一個智識階級極不安靜的時期。歐洲的君主已經九年不見戰事了；各國的政體雖然陳腐，還保存着最少限度的力量，所以革命看來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熱血蓬勃的青年處在死氣陳陳的社會裏，兩相對照，發生了一種不能忍耐和憎惡的情緒，這種憂鬱是過渡時期，

和平時期的通病，那時候，和歷來一樣，叫它做世紀病。像所有他們同時的人，威刺勃的秘書隨員們都傳染着這病。他們看的書很多；他們向盧騷(一)和海徒的書中去尋找感情的指導；在他們沒有找到以前，在等候的時期，懷疑的時期，他們痛飲不少的酒。

他們都喜歡哥德博士，他同他們有些相像，同時又比他們超卓。像他們一樣，他每句話都帶着：『自然……尊敬自然……生活在自然裏……』因為自然是這時期的關鍵用語，好像理智在前一時期，好像自由，誠意，暴力，輪流的在以後的時期一樣。可是在哥德，自然不單單是一個

守；他生活在她裏面，他化成了她的一部分，他領受她，高高興興的放棄了一切。他的新朋友們，外交官和素人文學家，每天把自己關在公事房裏，至少裝出辦公的模樣來，哥德却很鮮明的表示他對於帝國法院的輕視，和他只肯在荷馬(三)和品大(三)的詩歌裏學習公法的決心，他每天早晨挾了一本書，就出門走向環繞了威刺勃的美麗的田野。春天是多麼的美好。田野裏的樹好像是紅紅白白的大花球。在細流旁邊，躺在豐草裏，哥德低頭看了無數的花草，昆蟲，仰頭看了青天，就不記得有自己了。經過了司脫拉司堡的痛苦，經過了佛郎克府的遲疑悔恨，現在

覺着一種奇異的甯靜，一種令人不信的狂熱。

他翻開他的荷馬來，那個故事的新時代的，近於人情的方面很使他喜悅。那些泉水附近的少女就是故事中腦雪佳(四)和他的同伴。一個女人在一個客店大廚房裏收拾的青菫豆和烤肉，那就是班奈洛波(五)的廚房和她的求婚者的筵席。人類不改變的；英雄不是白石刻成的造像：他們的皮膚是胼裂多毛的，他們的手是腫漲好動的。像神明的尤歷昔司(六)一樣，我們是坐在飄蕩在萬丈深淵上的一個小船裏在大海中泛行，完全在天神們的掌握中。這是一個多麼可怕而又美好的意像，當你睡在軟草叢中，兩眼



望着天空的時候這樣想。

晚上，在皇子客店中，那圓桌上人近來的極大樂趣是聽哥德博士講他一天的發見。品大的一首詩啦，他盡他能力畫成了圖樣的一個鄉村教堂啦，也許是村中大方場上的幾棵可愛的菩提樹啦，或是小孩們，或是一個美麗的農家的姑娘啦。他能灌輸一種幾乎是天真的狂熱在他的故事裏，使得頂瑣屑的東西都使人聽着滿有趣。只要他一進了門，生命的活動似乎加速了。自然，他們從沒有領受過這樣奇特有力的談吐，可是怎樣的抵抗他這個激流？怎樣能不佩服他的力量？他們裏一個少年向他說道：

「啊，哥德，怎樣能叫人不愛你？」

不久，威刺勃的人誰都想認識他了。那時有兩個祕書，雖則還沒有結婚，却也平常不大與圓桌上的人混在一塊兒。一個是年輕的以魯塞冷，他是彭池危克公使館的祕書，是一個溫柔的藍眼睛裏常帶苦悶的美少年。他不大接近人，人們說，因為他對於一個同僚的妻發生了不幸的戀愛。他去看過哥德一兩次，他的悲觀很引起哥德的注意。可是以魯塞冷不大肯提起內心的事，所以他們倆不能發生真正的友誼。

另一個孤獨者是翰諾威爾公使館的克司妥納。他的

朋友說到他的時候，都叫他「未婚夫」。大家聽說，他實在與本地一個女郎訂有婚約的。他的人非常的認真，他的上司很看重他，所以他雖然年紀很輕，已經擔負很大的責任。爲了這個原因，他沒有時候到皇子飯店來會餐。最初，他聽了外交界裏的人才對於這新來的人的稱譽，克司妥納很是不願意。可是有一天，他同一個朋友在郊外散步，在樹林中遇見了哥德。他們的談話就很深奧。他們又會見了二三次後，克司妥納也就承認他碰到了一個非常的人。

有他的同伴在崇拜他，春日的和麗在陶醉他，又沒有

人事的或是學業羈束在牽絆他，哥德是多麼的幸福啊！可是，有時也有一種暫停即逝的感情在他的狂熱上障了一層薄雲，好像脈脈微波縹動了平靜的湖面……是佛麗特立克麼？不是的，並不是牠的記憶掠過了他的思想的沉靜。一種不安靜的期望重新又佔領了他的心了。從山頂上，他眺期威刺勅，像以前從大禮拜寺塔頂眺望那亞爾撒司平原似的。『會不會有一天我開一家的門就感到一種甜美的戰慄？……會不會我讀到一節詩，我的思想就飛到一個可愛的容顏的前面？……在月夜同一個年輕女子分別的時候，我會不會又覺得長夜漫漫的不盡，黎明遲遲的

難來？唔，那都在來了，我覺得到……但是，佛麗特立  
克……」

他記下了一段回憶：「我是一個小孩的時候，一天種了一棵櫻桃樹。我愛瞧它慢慢的長成。春天的霜毀壞了它的苞蕾，我得再等一年，才見到我的樹結了成熟的果實。誰知道先有鳥兒來吃它們，後來又來了一個貪吃的鄰居……可是，要是我再有一個園，我還是要種一棵櫻桃樹。」

這樣哥德博士在開滿了花的樹林下散步，他的新的戀愛在他心中燃燒着。對於他的新戀，他什麼都知道了，

只不知道那被愛是誰。

(一) 盧騷 J. J. Rousseau (1718-78) 法國十八世紀極有勢力的哲學家，民約論及新哀羅意絲等書的著者。

(二) 荷馬 Homer 紀元前十二世紀希臘詩人。

(三) 品大 Pindar (522-442 B. C.) 紀元前六世紀希臘抒情詩人。

(四) 腦雪佳 Nausicaa 荷馬敘事詩我諦舍 Odysses 中所述 Phaeacian Island 國王的宮主。詩中主人尤歷昔司 Ulysses 在海中覆舟，飄流到此，正遇見腦雪佳和宮女們在浣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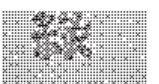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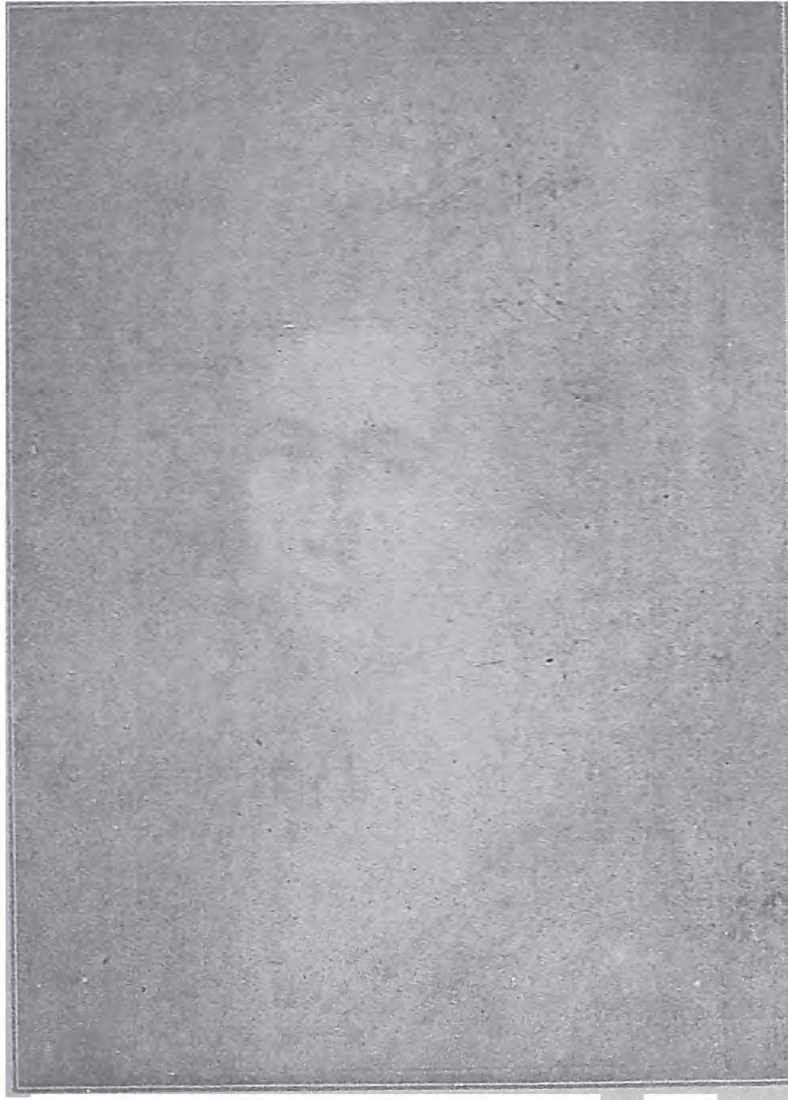
(五) 班奈洛波 Penelope 我諦舍詩中主人尤歷昔司之妻。尤歷昔司出門日久，生死不下，求婚的人喧賓奪主，坐滿了一屋。班奈洛波說她織成了一件衣，再談改嫁的事，

從此每日織衣，每晚又偷拆了日間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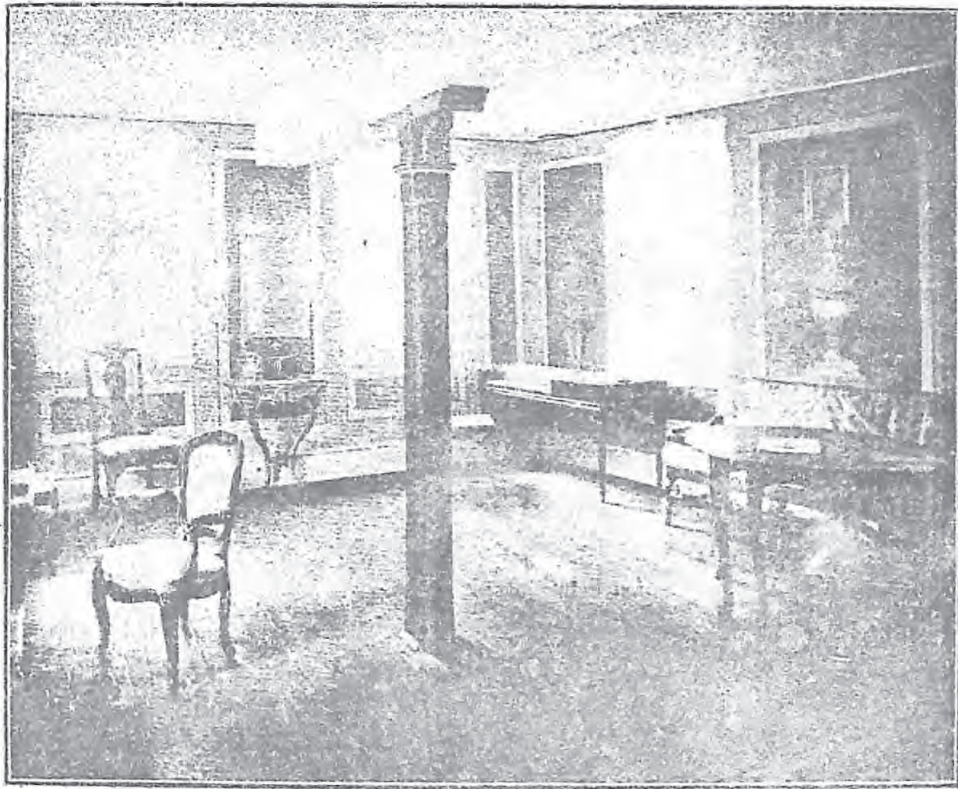
〔六〕尤歷普司 *Dybbuk*

我諱會詩中的主人，自從戰後回軍，經

過了種種危險，避行了許多國土，離家二十年，才得回鄉。







室之蒂綠

### 三 綠蒂

溫和的天氣來了，公使館的少年常常有野外跳舞會一類的組織。他們指定一個村子裏的客店做跳舞場。騎了馬去的也有，從威刺刺坐車載了他們的舞侶去的也有。哥德第一次被邀去與會，他們托他同兩位年輕女子去接一位布胡夏綠蒂小姐。這位小姐大家平常都叫她綠蒂。她是德意志武士院的管理員布胡老先生的女兒，她就住武士院的房子，一所白色可愛的府邸。哥德一個人下

了車，進了石砌的第一重大門，通過了一個寬廣的院子，沒有遇見人，就走進了屋子。

一個年輕的女子立在一羣小孩中間，正在分牛油麵包給他們。她是一個淡黃頭髮，藍眼珠的女子，面目並不怎樣的端正；一個求全的批評家也許覺得她夠不上說好看。可是一個人，在無量數女性中，終身尋求一種女子，也不知爲什麼，只有她們能夠引起他的感情來。打動哥德的心，是一種素樸的優美，在處理俗務時的一種嫺雅的態度。司脫拉司堡的佛麗特立克就是一個鄉間的詩神。也許是腦雪佳吧，以國王的宮主而臨流浣衣，使他

的心中產生了這一類貞潔勤勞的女子的印像。

夏綠蒂一路的談話，她對於自然的欣賞，她在跳舞會時小孩似的愉快，在大風雨時她用些小玩意兒娛樂她的朋友們的果斷；完全征服了博士的心。他很快樂的發現了，他兩星期來愛着的女子，現在毫無疑問的找到了。

綠蒂也看出了她討得了他的喜歡。她很高興。一個月來，她的朋友們談的只是他的異常的聰明。她也是一個玩弄男子的人，而且是很危險的，因為只有貞節的女子能是危險的玩弄男子者。

克司妥納像平常一樣，因為他的公事忙，比別人來的

晚（他是一個細心人，每封信都得打草稿，而且在致翰諾威爾的公文發出之先，他一件件都得親自過目署名）。到底克司妥納騎了馬來了。從他的態度，從那少女的態度，哥德知道布胡綠蒂就是那出名的『未婚妻』。這個發見給他很大的一個打擊，可是他約束止了自己，神色不變的依舊跳舞，娛樂自己及別人。

他們直到黎明才散會。哥德默默的送他的三個同伴回去，經過那薄霧矇矓的樹林，雨後清新的田野。只有夏綠蒂和他沒有睡着。

她向他說：『我求你。不用管我，請自便罷。』

「在我看見你那雙眼睛張開的時候，」他看着她回答，  
「我的眼是不能合上的。」

此後他們便沒有開過口。哥德只要一動，他就輕輕的掠着了少女的溫暖的膝蓋，這個幾乎覺不着的接觸給他一種在他經驗裏極大的愉快。晨光的美，他們同伴的些微有些可笑的睡態，他們共同的難得的幸福，使他們發生一種甜密的同謀的感覺。

「我愛她」，哥德想，「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怎樣會這樣呢？這時候，在賽森漢……唉？……一個愛枯萎了，另一個滋長了。這是自然的程序……可是她是克

司妥納的未婚妻，我希望些什麼呢？ 我用得着希望麼？  
……只要再見她，看她在一羣孩子中的生活，在她家裏，  
同她談話，聽她笑……，已經夠了……怎樣的結果呢？  
誰知道，並且幹麼要知道一件動作的結果呢？……一個人  
的生活應當像溪水那樣涓涓的流。」

等到末了他們的馬車停在還甜睡在熹微的晨光裏的德意志府前的時候，他的心已經被幸福陶醉了。

## 四 三個朋友

第二天他來存問腦雪佳，就認識了阿爾西奴司（二）。

布胡老先生一年前喪了妻；他有十一個孩子，都在綠蒂溫和而果斷的管治下。哥德，自然第一次去拜訪，就立刻征服了老人和孩子們的心。他講故事給他們聽。他發明好些新鮮的玩意兒。他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有一種青春的，動人的意味，那是叫人無從抵抗的。

他告辭的時候，那個小團體的人，個個都求他快些再



來。綠蒂的一笑認可了他們的邀請。哥德第二天就來了。他沒有事務把他關在公事房裏，他不在綠蒂的眼前就找不到幸福，他又不是那種可以有幸福在握而反去拒絕它的人。他早晨也來，夜晚也來，不多幾天，他是這家的長久之客了。

觀察夏綠蒂日常的生活實在是有味。在她身上，哥德又找到了他以前深愛佛麗特立克的種種：他的動作的目的雖然是實際的，但是在執行時都帶着一種瀟灑玲瓏的詩意。她從清早到晚不止的工作。她代年歲小的孩子們洗臉，穿衣，陪他們玩耍，同時她又極有見識地，很謙遜

地管着大孩子們讀書。他領哥德到花園裏去摘果子；教他剝菟豆的殼，或是揀芸豆。天色晚了，全家都會聚在客廳裏。夏綠蒂永不讓她任何朋友閒空着不做些有用的事，由她的命令，哥德就奏起古琴來。

綠蒂是不容易動情的。她的感覺很敏捷，可是她太忙了，沒有時間，也沒有意思來玩弄自己的情緒。她同哥德的談話是有味的，正經的。他同她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有時也談到荷馬和莎士比亞。她是聰明人，她對於這個附屬於她日常生活的同伴，很能夠領略他的才華。她覺到他說的話，句句都帶情感，也許句句都帶愛

情。她覺得這是很舒適的，一些都不着慌。她知道她自己的心是平靜無波的。

『未婚夫』那方面呢，他有些憂鬱了。他對於外交上職務的盡心使他幾乎整天的不在她側邊。他來到綠蒂家，就看見他們在屋前平台上，哥德代她拿着一束絨線，坐在她的足邊，或是看見他們在花園的一角，採摘鮮花做一個花球。他們很熱誠的歡迎他，同他接着談講他們已經在說着的話，從沒有因為他來了而呈露不安的靜默。可是，克司安納料到哥德并不十分喜歡他來。他自己也願意只贖他一個人同夏綠蒂在一塊兒，可是哥德又自恃他

是可以隨意來去的客，不肯急急的動身。他們倆都是有涵養，有教育的人，他們誰都不讓他們的苦痛流露出來，誰都處處非常的留神。

克司妥納很有些着慌，因為他是一個謙卑的人。他很欽佩他的情敵；他覺得他秀外而慧中。頂糟的是，哥德是一個閒人。一個人整天的陪伴着那些長隱於家庭中的人，分担她們心靈中的不安，佔有極大的勢力。

其實『未婚夫』儘可以放寬他的心，要是他能夠洞見他情敵的內心的思想。哥德從第一天就知道綠蒂不會愛他的。綠蒂這樣性格的女子斷不會為了一個哥德犧牲了

一個克司安納的啊。他知道她喜歡他；那已經夠受用了。並且，他還能有什麼要求呢？娶她吧？那保管準給他幸福。可是他並不欣羨這樣的幸福啊。不，像他現在這樣，他已經滿意了。坐在夏綠蒂的足傍，看她同小兄弟們玩；當他幫她做了一件事或是說了一句她愛聽的話，等候她的一笑；當他大胆的當面恭維了她，領受她輕輕如撫摸的一拍，——在這種單調有限制的生活中，他得到了無窮的滿足。

春天很燦和；他們整天都在園子裏過活。這個平靜純潔的愛的種種一切，在哥德的日記中，都成了寫景歌中

的妙景。他創造了。不錯，現在創造的並不是他的巨大的建築，他的禮拜寺，只是些在明媚山水中的美麗希臘小廟罷了。將來是怎樣的一個歸結呢？他不願意追想。他漸漸的把他自己的行動都看作自然界的現象了。

晚間的氣候一天比一天溫和了。克司妥納一到，三個朋友都去坐在平台上，談到了深夜。有時他們在月光下到田野間或是花園裏去散步。他們已經達到了完全信任，毫無隔膜的境地，談話是多麼的有味啊。他們之間，什麼話都可以談，沒有話不可以說。他們都相敬相

愛，只有如此才能保留着天真。

說話的人大都是哥德。克司妥納和綠蒂都喜歡聽他非常美妙的吐屬。他描寫他佛朗蘭克府的朋友，克萊登保女士啦(三)，梅克博士啦(三)，末一位是一個怪眼巧舌的奇人，常常在神祕字的書中去找醫病的方法。他告訴他們他曾經同他一塊兒研究過燒丹術，他們在宇宙內布滿了水，火，空氣的女神。他說他有很長久的時期，輸誠於虔信派。他覺得他們較之別派比較能夠承認個人的宗教，不大注重空虛的儀節。後來他厭倦他們了。「他們是腦經簡單的人，他們以為宗教以外什麼都沒有了，只

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是不容忍的；他們要把人家的鼻子削成他們自己的鼻子的模樣。」

哥德相信，上帝在人身外這一個觀念不能是真理。「相信上帝遠的在一個人的身邊麼！可是這是多麼的不便！我覺得，這好像大選舉主<sup>(四)</sup>，永遠在我身傍一樣的叫我難受了。」

愛情之外，宗教是女子們頂愛聽的問題了。綠蒂聽着這種談論，感着極大的興趣。

時常哥德和克司安納送了他們的朋友回家之後，還不止在威刺勒寂寞無人的街道上徜徉着。月色皎潔時，光



影分界處，越顯得黑白分明。清晨兩點鐘的左右，哥德坐在高牆上，朗吟放逸荒唐的詩句。有時他們聽見足音蹙然，一會兒就看見少年以魯塞冷走過去，孤零零的一個人，慢慢的，低垂了他的頭。

「啊！」哥德說，「那個戀愛者！」  
他失聲大笑了。

(一) 阿爾西奴司 Alcinous 是 Phaeacien Island 的國王，腦雪佳的父

親。這裏腦雪佳指綠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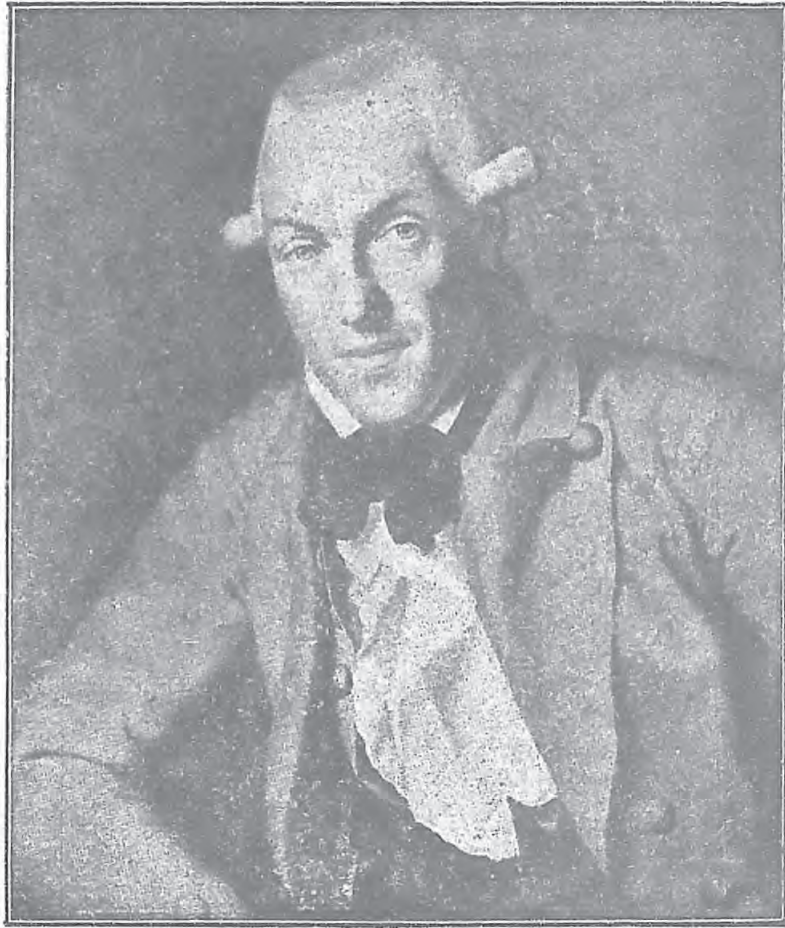
(二) 克萊登堡女士 Fraulein von Klettenberg (1723-1774) 哥德母親的

密友，對於宗教非常的虔信。哥德有一時期受她很大的影響。她與哥德的母親，是哥德少年時的密切的顧問。

(三) 梅克 Merck, J. H. (1741-1791) 哥德之密友，也是最先認識哥德天才的一個人。哥德在自傳中說他受了他極大的影響。他厭惡世間的人，談吐常帶譏嘲，朋友們給他外號叫「魔鬼」。

(四) 大選舉主 le Grand Electeur 這是普魯士的創始者 Frederick William of Brandenburg (1620-88) 的外號。他是非常專制的一個君主。





克 梅



納 妥 司 克

## 五 離別

春天改換了夏天，柔情變成欲望。綠蒂呢，太和氣了，哥德呢，年紀太輕了。有時，在狹窄的花園小徑裏，他們的身子擦着了一下。有時，在理清一束絨綫，或是在採一朵花的時候，他們的手碰在一塊了。這些時間的回憶叫哥德通曉睡不着。只有早晨來臨，他才可以再去看夏綠蒂，可是早晨怎樣遲遲的不來啊。他以前對于佛魔特立克所感覺到的感情，現在絲毫不變的又上了他

的心頭了，這種心裏的季候的來復使他對於自己不滿意。

『愛的要素是永久，無窮的觀念，第二次的愛却破壞了它。』既然這也能重新開始的，那麼人的生活不過是單調的有窮盡的一齣喜劇罷了。

溽暑的八月，什麼小事也不能辦了，他可以長日的坐在夏綠蒂的足前。他的胆子也大起來了。一天他吻了她一下。她是一個完美無瑕的未婚妻，她告訴克司安納了。

這溫柔而端重的祕書處的是困難的地位。一句不留神的話，對於綠蒂的無意識的玩弄男子的地方有幾句責

備，什麼都怕就完了。可是克司安納顯出那種超卓的聰明來，那在一個愛人叫做體貼。他只不過表示他對於綠蒂的信任，而且依她的要求，讓她去把哥德領回正途來。那天晚上，克司安納走了，她求博士多待一回，同他說他千萬不要誤會了她的感情，他永遠愛她的未婚夫，她永遠不會愛第二個人的。克司安納看着哥德追上他，低了頭，很憂鬱的樣子，他覺得很幸福，很溫和，很感到同情。

從此有一種奇異的，甜密的縱容聯結了這三個朋友。哥德是什麼都說的，學了他的榜樣，克司安納和夏綠蒂也



習慣了讓他們的感情極自由的流露出來。晚上坐在平台上的時候，哥德對於綠蒂的愛是娓娓不倦的談論的題目。他們談論這問題好像談論一個同時又危險又有趣的自然的現象。哥德的生日和克司妥納的生日同在一天。他們互相交換些禮物。克司妥納送給哥德的是一小本袖珍荷馬詩集；綠蒂送給他的呢，是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她結在胸口的粉紅帶。

克司妥納想到過把他自己犧牲了。他沒有對他們倆說，但是把他的疑難記在私人日記本裏了。哥德比他年輕，比他長得好，比他有才氣。也許他能給綠蒂更多幸

福。可是綠蒂自己排除了他的恐懼，同他說她喜歡他比哥德強，並且哥德的才華雖然曼妙，却不是生成做丈夫的人。於是，克司安納的勇氣也當然就沒有了，因為他是非常愛她的。

哥德在他高興而自然的外表底下，也在痛苦着。綠蒂的無可挽回的決心，非常清楚的選擇，傷了他的虛榮心。他有時感到極猛烈的感情的決突，那些時候，就在寬大的克司安納的前面，握住了夏綠蒂的手，流着淚狂吻它們。

可是就是在他頂難受的絕望的時候，他知道在這一層

真正憂愁的底下，一種深沉的甯靜的蟄伏着，在那裏面他有一天可以找到安息。好像一個在暴風雨裏的人知道雲外面太陽是在照耀着，他有達到那平靜的境域的時候，哥德在痛苦中知道他不曾久制伏的不幸，也許會嘗着一種慘淡辛酸的把它描寫出來的愉快。

\*

\*

\*

\*

\*

\*

黃昏漸漸的短了，天氣漸漸的涼了。九月的玫瑰花瓣瓣的脫落了。哥德的魔鬼似的朋友，俏皮的梅克來到了威刺勅。他會到了夏綠蒂；覺得她很可愛，可是他並沒有向哥德這樣說。冷冷些裝一個鬼臉，他勸他走罷，

另到別處去找別的愛吧。博士有一些着惱，想一想現在也是從這一個空虛萎謝的愉快裏撕開自己來的時候了。生活在夏綠蒂的影子裏啦，暗中聽到她衣裙的縷縷聲在他身畔擦過啦，在克司妥納不聲不響的監視底下，搶到些極微小的她對於他的好感的表示啦，凡此種種，男子的他依舊找到同樣的幸福；可是藝術家的他已經嘗夠了這種單調的感情了。這一次的勾留，他增加了不少精神上的寶藏；他收集了不少由感情中孕育出來的美景；現在這種情緒已經乾涸了，收獲已經得到了，他應當走了。

『我真的應當走了嗎？我的心像塔尖的風標似的轉

動着。世界是這樣的美麗，誰能夠無思無慮的享受這一切，他是一個幸福的人。我常常惱自己因為不能這樣做，我自己常常對自己說法，教給自己享樂目前的方法……」

可是世界——許他以無窮希望的世界——在那裏叫喚他。

「不願現在是什麼，但願將來種種的成就。」他有他的工作得做，他的禮拜寺得建築。什麼樣的工作呢？這還很神祕，隱藏在「將來」這迷霧中。可是他爲了這個模糊的意像願意犧牲極有把握的愉快。他強制自己決定了動身的日子，心志既然定了，他又可以讓他的情感儘量發洩了。

他約他的兩個朋友飯後在花園裏見面；他在平台上的栗子樹底下候他們。他們會來的，照常的很親切很高興；他們會把這一晚看作平常的一晚。可是這一晚是最後一晚了。事變的主人，哥德博士已經這樣決定了；沒有什麼能夠更改他的決斷了。離別是黯然的，可是一個人知道自己能夠有分離的決心，也是件差強人意的事。

他的母親遺傳給他一種性格，最怕的是相對啜泣那一類事，所以他不能忍受正式的辭別。他要同他的朋友們在平靜而慘澹的愉快中過這一晚。在這一晚的談話裏，因為兩個參加者不知道實在的情形，大約會不知不覺的說

些話傷了第三者的心，因為第三者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也只有他感覺到心痛——這些苦楚，他預先就嘗到了。

他讓這種冥想在他腦海中盤旋着好久，才聽見了沙徑上夏綠蒂和克司綏納的足聲。他跑去迎他們，狂吻了綠蒂的手。他們走到榆籬盡頭的一個綠沉沉的亭子裏，坐在黑暗中。花園在淡白色的月光裏是多麼美麗啊，因此他們很久沒有說一句話。最後夏綠蒂發言了。「我每次在月光裏散步就得想到死……我相信我們會再生的……可是，哥德，我們會再見嗎？……我們會再互相認識嗎？……

……你說怎樣？……」

哥德完全失掉了自制力了。「你說的什麼，夏綠蒂？我們會得再見的。今生或再世我們會得再見的。」

她接下去道：「我們失掉的朋友，知道不知道我們的事？我們想念他們的時候，他們會不會覺到我們心中的一切？我母親的像永遠在我的眼前，每晚我靜悄悄的坐在她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們的中間，當他們圍住了我像他們圍住了她一樣的時候……」

她這樣的說着有好些時，她的聲音像夜一樣的甜密，夜一樣的淒涼。哥德想着也許一種不可思議的預覺使夏綠蒂採用了這種與她平常極不相同的悲愴的聲調。他覺



得他的眼眶裏潮潤了；他想要避免的感情漸漸的佔有了他的心。雖然克司妥納就在面前，他握住了夏綠蒂的手。這是最後一天了。管它呢？

她輕輕的說：『我們得回去了。是時候了。』她想縮回她的手，他緊緊的把它握住了。

『讓我們約定，』克司妥納高興的說，『讓我們約定，我們三個人誰先死誰得給後死的兩個人報些另一世界的消息。』

『我們會得再見的，』哥德說：『無論變成了什麼形狀，我們會得再見的……再會吧，夏綠蒂……再會吧，克

司安納：我們會再見面的。」

「就在明天吧，我想，」她說着，微微的笑了。

她站起身來，同她的未婚夫走回屋子去了。哥德還隱隱約約的看見她的白衣裙在菩提樹的黑響裏閃爍了幾剎那，然後什麼都不見了。

克司安納走了之後，博士一個人在徑裏徘徊了半響，從那裏可以望見府邸的前面。他看見一扇窗亮了；那是綠蒂的臥室。不一會，那扇窗又漆黑了。綠蒂睡了。她什麼也沒有知道。小說家也就滿足了。

\* \* \* \* \*

第二天克司妥納回到家裏，得到哥德的一封信。「他走了，克司妥納。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他已經走了。附去的一封信請交給綠蒂。我的心本來很決定的了，你們昨天的談話又把它打碎了。這時候我什麼都不能同你們說。要是我在你們身畔多待一剎那，我就不能自持了。現在我一個人在這裏，明天我走了。喔，我這可憐的腦袋！」

「綠蒂，我真的希望再回來，可是什麼時候，只有上帝知道了。綠蒂，你說話的時候我的心是怎樣的震動啊——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與你相見了的我？……他走了……」

什麼神靈使你們選揀了這樣的一個題目？……我現在孤另另等一個人在這裏，我可以哭了。我讓你們享受你們的幸福，只是離不了你的心。我再會見到你們的，可是「明天」是永遠不來的了。告訴我一羣小流氓；他走了……我不能再寫了。」

克司妥納下午拿了這信去給綠蒂。她家裏的孩子們個個很傷心的反覆的說道「哥德博士走了。」

綠蒂很傷心，她念那封信的時候，眼淚湧進她的眼眶裏去了。「他還是走了的好，」她說。

克司妥納和她只是談他，什麼別的事都不能談了。

客人來了：他們聽了哥德的驟然動身很詫異，都責備他不懂得規矩。克司妥納爲他辯護得很熱烈。

## 六 發動期間——以魯塞冷之自殺

他的朋友們正在非常感動的把他的信念了又念，可憐他，懷着滿心不安的同情想像他怎麼的過他淒涼孤獨的日子，哥德却步履輕快的在走下美麗的瑯谷。他是到古白冷去，他與梅克約定了在拉洛虛夫人家相會。

遠處是朦朧起伏的山嶺，頭上是岩石崢嶸的白峯，脚下深谷中是兩岸柳樹覆蓋的河流，組成了一片悅目淒心的風景。

居然打破了威刺勅的迷戀，是可以自彀的事情，因此稍稍滅殺了還是很痛苦的回憶的悲涼。有時他想到了新近得到的經驗，他自己說道：『我能把它寫成一首哀歌嗎？……一篇詠景敘事的短文短詩嗎？』有時他又問自己，他的才力，是不是在繪畫方面，例如把眼前的景物畫下來，比較的擅長些。他尋思道：『來吧，我來把我這把精緻的小刀子丟在河裏：要是看見它落在水裏，我就成一個畫家；要是柳樹遮蔽了沈下的地方，我永遠的拋棄這思想了。』

他沒有瞧見刀子落在水裏，他却瞧到了水面的浪花，

這似乎是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他暫時擱起了他的決心。

他步行到埃姆司，就坐船下蘭茵河，到了拉洛虛夫人家。他受了極優渥的款待。拉洛虛諮議是一個閱歷很深的人，服爾德(二)的崇拜者，懷疑者和玩世者。當然他的太太免不了是感情極盛的人了。她印行過一本小說，她常常與文人來往，他把他的家，不願她丈夫願意不願意，也許正因為他不願意，做成了心的使徒的會集所。

哥德頂注意的是拉洛虛瑪克西米靈的一雙烏黑的眼珠。瑪克西米靈是一個聰明早慧的美麗女郎，剛才十六



歲。他同她常到野間作遠足的散步，一路談着上帝和魔鬼，自然和心志，盧騷，戈爾斯密斯（三），總而言之，他把他的全付本領都賣弄出來了，好像世上就不曾有過綠蒂這一個人。甚而至於綠蒂的記憶反給這個新友誼加添些燃料，他在日記本記下道：『在一個消歇的愛情的最後一聲嘆息的回響還沒有完全消失在室中以前，又聽到一個新生的戀愛的最初的音調在心中喃呢着，這是一種極舒適的情緒。同樣，看了落日回過頭來，我們愛看對方初昇的明月。』

可是不久他得回佛蘭克府去了。

\* \* \* \* \*

經過了一次失敗，回到老家去，一個人常常同時感覺到安慰和失意。小鳥兒想要高飛；却又不得不收起他的翼來。他伏在巢中，渴慕着天空裏的自由，他的翅翮偏不掙氣，不能駕起他來。小孩子躲開了求全責備懷有敵意的世界的困難；依然回到極熟悉的環境裏去，這與他已經造成的習慣，自然比較別種環境稍稍融合些。在那裏他又發見了極熟悉的情緒的單調，和家庭間的親愛的束縛。

一個在外面遊歷過的人，有了比較的觀念，他回來瞧見他家裏的人依舊的爲了些陳舊無聊的事情爭執不已，是

很覺得驚奇的。哥德在家又聽見了他童年時已經聽得厭倦了的幾句話。他的妹妹郭奈里埋怨她的父親，他的母親埋怨郭奈里，哥德諮議的脾氣是不大遷就人的，他要立刻就把他的兒子——那腦袋裏裝滿了創造得半成熟的人物，而且完全不懂得事實世界是怎樣一會事的兒子——送回去研究律師的公文。

哥德怕的是憂鬱，覺得他自己漸漸被憂鬱佔有了，決定了他的惟一解脫的機會立刻動手一種文學的工作。最困難的是怎樣選擇，他老想寫一本浮士德，有時想寫普魯枚塞司，有時也想到西撒。可是草了幾個方案，寫了幾

句詩，又塗抹了，撕碎了之後，他知道他弄不出好東西來；在他和他的工作的中間永遠站着一個像，那是綠蒂的像。

他的唇上還留着與她唯一一次接吻的餘香；他的手，還覺着她的柔軟而有勁的手指的接觸；他的耳朵裏，還嚮着她的活潑生動的聲音。現在他離開了她，他發見了她是他的一切。只要他在書桌前坐下，他的心就充滿了痛苦和空虛的遐想。他，像人們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常常那樣辦，在腦海中竭力的把過去的事改造起來……要是綠蒂沒有訂下婚……要是克司安納沒有那樣的可敬，那樣的和

氣……要是他自己不那樣的忠實……要是他有住下去的勇氣……或是有完全消滅自己的勇氣，因而那創痛他的意像也跟着他的心消滅了……

他在他床上掛起一張一個路過藝術家在黑紙上剪下的綠蒂側面黑影，他把這張像看得異常的尊敬。每天晚上，在上床之先，他吻它一下，說，『請你晚安，綠蒂。』有時他要用一個扣針，他取下一個插像在壁上的針來，說：『綠蒂，你可以讓我借你的針一用嗎？』黃昏的時候，他常常坐在像的前面，低聲的同他失去的朋友作長時間的談話。這些舉動，在第一次是自然的流露，幾天之後便

成了空虛淒楚的儀節了，可是在舉行的時候，他的不甯的心靈得到了些少安息。這個平常，並且可以說是可笑的一張剪紙，在他成了一種神壇。

幾乎他每天都有信給克司安納，請他傳些溫柔的話給綠蒂。講起他的愛情的時候，他還保留着他在威刺勅就用起的半玩笑，半悲哀的語調，因為只有這樣他才可以說他內心的痛苦，却又不至於得罪克司安納。

他寫道：「我們說過雲的上面許有這樣那樣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老天爺一定是一個冷心腸的人，才把綠蒂給了你。」

又一天：「綠蒂沒有夢見過我嗎？我聽了很生氣，我要她今晚就夢到我，而且不告訴你。」

有時他惱怒傲慢了：「在我不能告訴綠蒂說，有人愛我了，而且非常愛我以前，我不再寫信了。」

嘗試了幾次之後，他不能不承認在他沒有去掉他心中的鬱結以前，勉強從事他一向感有興趣的工作是沒有用的。描寫綠蒂，寫一篇以綠蒂做女主人的作品，那是他現在覺得惟一種能夠勝任愉快的工作。

可是他雖然有極豐富的材料——他的日記，他的回憶，就是他的感情至今還是活躍如新的——他前面的困難也實

在大。這題目太小了：一個年輕人到一個城裏，他愛了一個已經不自由的女人，他就知難而退了。這成一本書嗎？那主人翁幹麼走開呢？所有的女讀者都得怪他了。要是他的愛是真心的，他就得待下去啊。在實在的經過裏，哥德走開了因為他的藝術的呼召，創造的意志，戰勝了他的愛情。可是，除了藝術家，誰能懂得這樣的舉動呢？他愈想愈覺得他的題材太平常，太圓滿，愈覺得他沒有力量寫它出來，愈覺得對於所有的文學工作都厭倦了。

十一月中旬克司安納報告給他一個非常可驚的消息。



少年以魯塞冷，那個穿藍衣黃嵌肩，常常鬱鬱不歡，自個兒在月夜散步，惹人們開玩笑叫他做『戀愛者』的美少年，新近一手鎗自殺了。

『不幸的以魯塞冷！』哥德回信道。『你的消息非常的可怕，真是沒有料到的……這個不幸，我們一切的不幸，都是有一種人的過失，他們，因為心中儲滿了虛榮和偶像的崇拜，不知道什麼是愉快。這些人還不如給魔鬼攝去吧，朋友們！可憐的少年……我散步回來，在月光下遇見他的時候，我說「他是戀愛者」。綠蒂應該還記得我笑了呢……我很少同他說話。我走的時候，帶走了他

的一本書，這本書同他的記憶，我要永永的保存到我的末日。」

另一個人的生活過程常常引起哥德的真摯的感情，要是它代表他自己的生活中可能而沒有實現的斷片。他非常好奇的，幾乎帶病理似的好奇的，細細研究以魯塞冷的事件。他很清楚的覺到，要是他自己稍為不同些，要是他的智慧的組織裏缺少了某種成分，他很能夠趨向同樣的絕望。可是他特別感覺興趣的原故是因為他聽到了這消息的第一個思想是：『我有了我那篇作品的結局了。』是的，他的寫景敘事體作品的主人翁可以，而且應當，自

殺。死，只有死，才供給了悲慘偉大的成分，那在他自己的經過裏是沒有的。

他請克司安納把他所能夠找到的關於這事的材料，完全的告訴給他，克司安納照辦了，而且辦得很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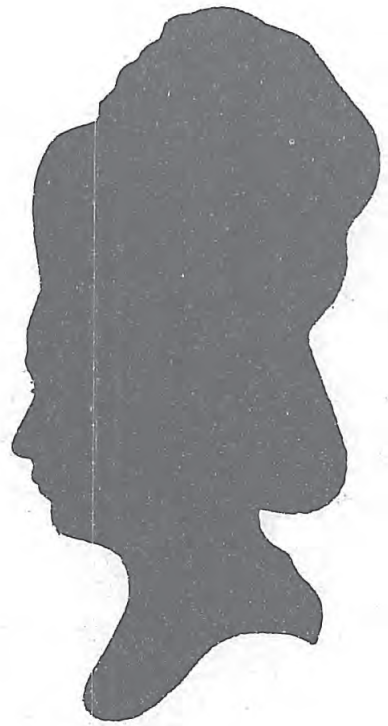
(一) 服爾德 Voltaire (1694-1778) 十八世紀法國大文豪。

(二) 戈爾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 (1728-74) 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

戲曲家。他的小說 The Vicar of Wakefield 是哥德極讚美的作品。



以魯塞洽



綠蒂之剪影



靈米西克瑪

## 七 醞釀期間——綠蒂結婚

威刺勅時候的日記，和以魯塞冷的死的敘述給予了哥德一本妙著的開端和結束。這兩種記事都是逼真的。只要不加藻飾的抄錄下來就足夠娓娓動人了。人們讀了它，就會感到頂真摯，頂生動的熱情。想像力的幫助可以輕減到最低的限度，那是哥德平素的希望。他覺得很自信。他很喜歡他的題目。可是，還是不能動手工作，他依舊浸沈在夢想中。

要寫什麼作品，他總得先有一種剎那間的光明洞照，那時，好像電火一閃，他突然的看見了整個作品的全體，雖然來不及分別出它的細枝末葉來。可是這一次他得不到這樣的觀察。他和綠蒂的戀愛？他朋友的死？是的，那都不成問題。可是，因為是從兩串不同的運命的支配採取出來的，這兩件事蹟不能聯合在一塊兒。他日記裏幾個人物的性格，萬不容許有這種結局的劇情的可能。克司妥納的毫無妬意的和善，綠蒂的健全的天真和活潑，哥德的無懈可擊的幸福，和他的好奇心——這種性質萬不會讓主人翁走自殺那條路。他竭力的想像赫德夫

人同以魯塞冷之間的情形是怎樣的，以魯塞冷最後的思想是什麼，都沒有結果。他必須重新改過他書中人物的性格。編製另一套事情的線索。可是事情是奇巧不可思議的節節相連的。只要你動它一節，整個倒落下來了。看來真理只能有一個，要是你改動它一點兒，無論改的怎樣的輕巧謹慎，就有無窮的可能侵入心中，使它搖搖無主了。

哥德又不能找到寧靜了。他疲乏的腦中蠢動着無數的計畫和方針。有時他以爲瞥見了些模糊的，美麗的形式，可是它們又一瞬即逝了。像一個婦人有了身子一



樣，他要找一個安息的位置，可是總沒有結果。

他親自到威刺勅去，打聽這齣慘劇的詳情。他看見了以魯塞冷自殺的那所房子，手鎗，坐椅，和臥床。他在夏綠蒂處談了幾點鐘。那對訂婚者的幸福似乎是完滿了。在他們平靜有條理的生活中，就是連舊日晚間的敘談都不大記得了。哥德覺得很不快樂，很孤獨，他的愛又熾熱了。坐在德意志府的輪椅上，眼望着冷恬平靜的綠蒂，他想到：「以魯塞冷是對的。就是我，我也許可以……」可是哥德依然是哥德，他安安穩穩的回到佛朗克府了。

家中似乎比以前更加沉悶了。克司安納成婚的日子漸漸的近了。晚間，獨自兒在房中，躺「在他荒涼的床上」，哥德想像綠蒂在洞房裏，穿着藍線條的小衣，頭髮挽起預備過夜了，怎樣的可愛，怎樣的貞潔。欲望，嫉，很痛苦的往來於他的心中，使他睡不着。一個人要生活有意義，他必須望得見前面的一點光明，那是他的進行的目標。可是他還有什麼可以希望呢？他想見他以後的生活，罰着住在這個城裏，做一個律師，小官僚，他的馳騁不稽的意像永遠受平庸的中流社會的壓棄。他的心，他知道能夠創造的，漸漸的爲了起草什麼報告書，或

無聊的辯護狀枯涸了。并不謙遜的，却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他想到：『我住在這裏，好像一個巨人被鎖在矮人國裏一樣……』他想見自己是活埋了。他年輕時的伴侶一個個的離開他了。他的妹妹郭奈里快要出嫁了。他的朋友梅克到柏林去了。夏綠蒂和她的丈夫也不久就得離開威刺勃。『我呢，我孤零零的一個人了。要是我不娶一個女人，或是不上吊，你可以說我是一個非常貪生的人，』他這樣的寫給克司安納，過了幾時，他又寫道：『我是遊行在不見水草的沙漠中。』』

他覺得他現在明白了自殺的原因常常是這樣的，一個

過着單調無聊的生活的人用得着一種非常的動作來恐駭他自己，幾乎可以說是，來消遣他自己、他想到：「一個人對於晝，夜，季候的順序不亂的循環，感覺到興趣，他才愛惜生命。要是不感到興趣了，他只覺得生命是一件極痛苦的負擔罷了。一個英國人自己上吊，爲了要免去每天穿衣脫衣的麻煩。我聽見一個花匠厭倦的嚷道：「難道我得永遠的看着這種慘淡的雲從西邊飄到東邊嗎？」這都是厭倦人生的表示，在沉思的人，是很普通的。說來幾乎叫人不信……至於我呢，要是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生命還能給予我些什麼呢？再來一個被我丟棄掉的

佛麗特立克嗎？再來一個把我忘記掉的綠蒂嗎？一個在佛朗克府當律師的無聊的前程嗎？……真的，一個人自由意志地把這些好東西屏棄了倒是一樁自然的，勇敢的舉動。

「可是我們想一想自殺的各種方法，我們就懂得減少生存的人口實在是非常違反人性的事，所以要達到目的，不得不用機械的幫助。雖然愛劇克司(一)把佩刀插進了他的身軀，倒底還是他身體的重量壓下去才完成了他的事。我們對自己開手鎗的時候，打死我們的實在是機括的向反對方面的一撥……只有烏梭皇帝(二)才是的的確確的自殺，

他居然一匕首直刺進他自己的心。」

有好幾天，他上床的時候，放一把匕首在身邊。在滅燈之前，他試驗着把刀尖刺進胸膛去。可是他連頂輕微的傷痕都沒有能劃出來。他的身體洩漏了心靈的祕密。「唉唉！」他想到，「在我心底裏，我一定是想活着的。」

他努力的擘開了平庸的見解，去掉了在純正的思想上盤旋着的自相矛盾的幻思，很忠實的問一問自己的心，追究爲什麼雖然有種種可死的理由，他還是願意活着，他發見了三種原因：第一，他對於世界上奇怪不可思議的大

觀，永遠感覺興趣，而且是與日俱新的，這是他天賦的好  
奇心；第二，他感到一種悲涼而甜美的情緒，確切相信一  
個新的愛又要產生了；末了，這是自己還不大明瞭的，却  
是抵抗不住的，一種保護他的作品的本能作用，這作品至  
今還是很神祕，可是他覺得慢慢的，不能安息的，這作品  
在他心中漸漸的有起眉目來了，漸漸的成熟了。他寫給  
威刺勃的朋友道：『不用代我擔憂。我幾乎同兩個像你  
們這相愛樣的人一樣的快活。我懷着的希望，不至於會  
比情人們的希望小。』

\* \* \* \* \*

夏綠蒂的婚期快到了，他要求他們讓他去買他們的結婚戒指。在加添些苦楚到他的創痛裏面去，他找到一種奇異的愉快。決定了要描寫自己的悲涼的心境，他要它絕望。哥德是自己的模特兒，他竭力的做出相當的姿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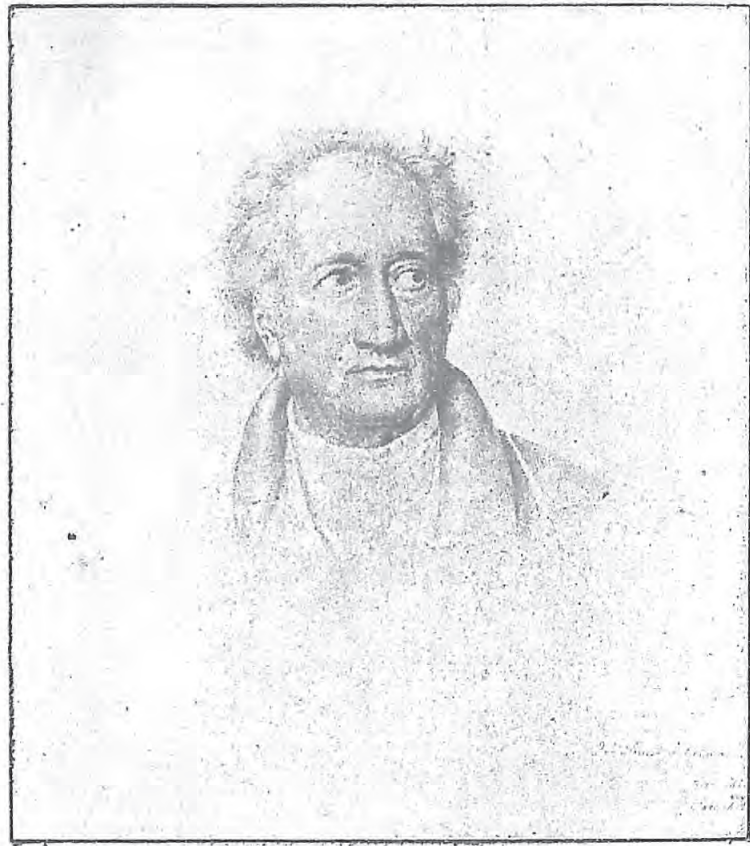
結婚日的早晨，克司妥納給他寫了一封極友愛的信。由哥德的要求，新人的花球事後送給他了；他星期天出去散步，就把它插在帽子上。他決定在耶蘇忌辰那一天取下壁上掛的綠蒂黑影圖來，在園中掘一個墳，很鄭重莊嚴的埋了它。日子到了，他覺得這儀式有些可笑，就放棄了這意思。這個黑白分明的黑影圖現在看守着平安無事



的酣睡了。克司安納夫婦回翰諾威爾去了。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在這新世界裏的生活，哥德不能夠想像那生活是怎樣的。在哥德，痛苦和愛情都得有了意像才能夠維持久長。那麼，那最適宜於捉住這種脆弱輕靈的情緒的時光，他沒有已經讓它飛去了罷？

(一) 愛劇克司 Ajax 荷馬史詩 Iliad 中的希臘英雄。希臘軍中的最英武者是 Achilles，其次便是 愛劇克司。 Achilles 死後，他的甲冑為 Odysseus 所得，愛劇克司 就自殺。

(二) 尼梭 Otho Marcus Salvinus (32-69) 做過羅馬皇帝三個月。同 Vitellius 等帝位交戰，兵敗，自殺。



德哥之老年



蒂綠之老年

## 八 成熟期間——拉洛虛瑪克西米靈

自從可愛的拉洛虛瑪克西米靈的烏黑的眼珠幫助他安慰了他的在威刺刺創痛了的心之後，他們倆不斷的有親熱的書札來往。一天，他聽說她要嫁給一個佛朗克府大雜貨店主人，白倫太諾彼得安東了，這是一個有五個孩子的鰥夫，比她大十五歲。「奇啊！妙極了！」哥德寫給克司妥納道，「親愛的瑪克司拉洛虛要嫁給一個殷實的大腹賈了！」毫無疑問的，善於懷疑的拉洛虛先生覺得一

注大財產和一個大家庭比較一個少年人的心好多了。

哥德很憐憫那可憐的瑪克司，她爲了佛朗克府一座陰沉沉的屋子要拋棄一個世界上頂有味的地方，爲了些銅臭商人的交往，要離開她母親的優秀文雅的團體。可是他想到了這樣和愛的人就要來往在他的附近，他又高興極了。

他一聽見她到了佛郎克府，他就跑到她家去，用盡了他平生迷人的本領去哄那鰥夫的五個孩子，自然，只消一刻鐘，他已經變成永遠少不了的人了。凡是哥德有意討人歡喜的時候，沒有人能夠抵抗得住的。就是白倫太諾

看見市長的兒子，又是大家認爲伶俐的少年，居然到他家中去，也怪得意的，竭力的款待他。

哥德，立刻恢復了他的熱情，照例如醉如痴的投身在一個狂熱的友誼裏了。不久，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便是陪伴瑪克司，安慰她，使她忘記掉『牛乳餅的氣味和她丈夫的舉動』，同他出外散步，讀詩文給她聽，藉以消去她心中的抑鬱。重新什麼工作都不做了。爲什麼寫東西呢？有什麼能比得上微微的一笑？有什麼能抵換滿意和感激的可愛的表示，一閃即逝的發現在美麗的面容上呢？

住在油瓶和糟白魚桶中間，瑪克司很有些不快樂。她不喜佛朗克府。她想愛她的丈夫，可是這實在不容易。哥德成了她的心腹人了。不像布胡夏綠蒂那樣的講實用，她不叫他剝豆壳，不用他摘果子，她只是同他把時間化在大提琴和鋼琴合奏上，或是一同念些最新出版的法國小說。

他們常常一塊兒去溜冰。哥德向他母親借了他的紅天鵝絨的大氈，像披風似的在肩上。他溜冰溜得熟透了，他極流利，極自然的一路滑去，背後的風吹起顏色鮮明的衣裙，他簡直像一個少年天神了。至少這是他母

親，諮議太太，和美麗的白倫太諾太太兩個人的意見，這些本領本來也是顯給白倫太諾太太看的。

「我真是得意極了，」他寫道：「最近的三個星期完全充滿了娛樂，我們現在是滿意到不能再滿意，幸福到不能更幸福了。我說我們，因為從正月十五起，沒有一件事我是獨自兒做的。運命，我常常咀咒的運命，現在我願意恭維它，稱它做慈善的，明察的運命了，因為自從我妹妹走後，直到現在它才給我一件我認為相當的禮物。瑪克司依然是昔日的安琪兒，她的天真可愛的性格是誰見了都喜歡的，我對她的感情是我生存的快樂。」



他的幸福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的了，要不是白倫太諾又拈起酸來。最初，他覺得這個常常陪他夫人出去散步的少年人非常的有用；他自己的時間都化在經理他的事務上，那是沒有人能夠替代得的。有好幾次，他選了哥德做他和他的妻中間的公正調和人。他以為對於有些問題，所有男子的見識是一定相同的。不幸哥德是一個藝術家，因為是藝術家，所以是男性的叛徒。一個丈夫對於思想明白，那就是說，與他自己思想相同的，情人，滑稽詩人們說過，總覺到非常的好感的，可是一個暗中破壞婚姻的威權的情人是應當惹人厭惡的。

白倫太諾，看見他的夫人總是在佛朗克府住不慣，有時還要批評一個體面舊家的生活方式，整天的談些藝術，文字，和其他同樣不健全的題目，不爲沒有理由的推想到，一定有一個惡人在那裏教唆他的妻，給她種種違反規的示意，而且這個敵人就是少年哥德。

自從他得到了這些重大的結論，他對待哥德的態度變成很輕侮，很冷淡，使哥德在他家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要是隨了自己的心意，盡量的回敬一下吧，他以後就沒有再來的可能了；要是不聲不響的順受這些橫逆吧，橫逆之來，又少不了一天多似一天。不久，就是瑪克司

本人也覺得夫婦間時常爭論，把各種娛樂的趣味都打消了，不願意再爭論了，求他謹慎些，少去看她些。『我求你爲了我的安靜起見，』她同他說，『這樣的繼續下去不成的，這是不成的。』

他聽了在屋子裏大踏步的徘徊着，咬緊了牙在牙縫中翻來覆去的說：『不成，這樣下去不成的。』瑪克司看見他激昂得那樣神情，勉力的安靜他。『我求你，』她對他說，『我求你鎮定些！你的聰明，你的智識，你的才能一定會給你無上的幸福。擺出些男子漢的氣概來吧。爲什麼一定要是我呢，哥德，恰恰一個已經屬於別

人的我呢？」

他答應不再去了，回到了家裏，可是非常的難受，自己同自己高聲的，激發的說着話。他總是這樣的在他幸福的途徑上遇着了社會的狹窄的法律。只有在一個女子的恆久和愛的交誼裏他才能得到心神的安定，快樂，和遺忘一己，可是要得到這種幸福的權利，就得放棄他的自由，要不然，就得貶他所愛的女人成『犯罪和不幸的』人了。個人的欲望和社會制度的衝突沒有再比這個更難容忍的了……夏綠蒂呢？……夏綠蒂究竟愛她的克司妥納。可是馬克司萬不能愛她的賣油商，她就連愛他的樣子也沒有

裝作過。然而他還得讓步。『你的智識，你的才能會給你幸福的。』多可笑！智識是灰色的，生命的樹是青青的啊。並且，智識是受人類的孱弱所限制的。就是最大的學者，他們知道些什麼？他們就連事物的真理都不知道。人是什麼？正在他頂需要力量的時候，他的力量不濟了。在快樂裏面，同在憂患裏面一樣，他不是有限制的麼？正在他想把自己消失在無窮盡裏面的時候，他不是就覺察到一種感着自己渺小的鬱鬱的情緒麼？突然的，自己也不知道怎樣起的變化，他又覺得甯靜了，管束得住自己了，高高的超出於那些憂鬱的思想之

外，好像它們是另一個人的。『自然不用說了，』他想到：『以魯塞冷一定就是這樣理論的……毫無疑問，這事發生在像我剛才同瑪克司那樣一番情景的後面……』

於是他忽然非常明瞭的看見，他這最近的，不幸的事可以參加在以魯塞冷自殺的事蹟裏。不用說，這情事不夠悲慘，這還不是那麼一回事，他也很知道這依然很簡單，可是這給他一種他以前沒有經驗過的情緒的格調和方向。

於是瑪克司和他的丈夫，夏綠蒂和克司妥納，哥德和以魯塞冷似乎融化了，溶解了，消失了，同時他們的元

素，在心的廣漠的平原上迅速的前行，它們之間依了適當相稱的成分，組成了新的結合。這一切是多美，多滿意，哥德是十分幸福了。

於是三個人物一同產生出來了：維特，夏綠蒂，和阿伯爾。維特是哥德，要是他不是一個藝術家。阿伯爾是一個稍微卑劣些的克司安納，賦有了白倫太諾的妬嫉和哥德自己的理智。夏綠蒂是綠蒂，可是由拉洛虛夫人教養大的，而且是盧騷和克羅普徐安克(二)的讀者。

第二天，他就關起房門來工作，四星期內他的書已經寫好了。

(一) 克羅普徐安克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 德國詩人，比較哥德是先進。他也是從法國文學的束縛底下解放出德國文學來的先驅者之一。



(100)

## 九 最先寄出的兩本

哥德寫完了少年維特之煩惱，他覺得很自由，很快樂，好像他已經懺悔了一切罪惡。夢想，猜疑，悔恨，欲望，一切都找到了它的永久的，必然的歸宿。禮拜寺是造成了。他的末一個做工的思想已經離開了工場，只願建築師站在鴉雀無聲的寺裏，候那最先禮拜者的來臨。他過去的生活不再住在他的內心，而現在他的眼前了：這是很美麗的，當他滿心得意，懶洋洋的從外面看着它，他

泛泛的想到，他現在又有權利開始新的生活了。

這本書得等到雷柏齊克市集的時候才發行，可是作者不能等那麼久才寄給夏綠蒂，至少得先寄她一本。他常常想像她怎樣的讀這本書。也許她一晚躺在床上開始讀維特，她的酥胸微微的顫動了精緻的被單：也許坐在克司安納面前的安樂椅裏，他，有些妬忌，偷偷的注意他夫人得到的印像。她這時才第一次知道哥德的愛是怎樣的啊。自然，她讀到了最後感情劇烈時景情，讀到那許多他實在沒有給她的，然而借了一種幾乎魔術似的藝術的力量，他現在可以強迫她領受的狂吻，她讀到這裏，少不了

面紅耳熱，……至於可愛的白倫太諾瑪克司呢？她也免不了長久的夢想了吧。

他從印刷局接到了最先裝好的幾本書，他就包了兩本，一本給夏綠蒂，一本給克司妥納，寫道：「蒂綠，這本小書我怎樣的珍貴它，你讀了就會知道了；尤其是這一本，我看重它好像世界上就只有它一本書。這是給你的，綠蒂；我吻了它百次，我把它藏起來，免得有別人碰它一下。喔，綠蒂！……我要你們倆各自，你自個兒，克司妥納自個兒，讀它，然後你們倆每人寫一行給我。

綠蒂，再會，綠蒂。」

克司妥納和他夫人笑了，連忙的照辦。每人拿了一本小書，懷着熱情的好奇心打開卷來。

夏綠蒂有些兒不安。她知道哥德的熱烈的性情，他不肯收束他的狂熱，承受社會上有用的習慣。在實際的生活裏，因為一個人怕發生什麼擺脫不掉的干係，阻止住將來的發展，他這種沸騰的火山鎔化石質的急流，結果大都沒有溢出尋常河道的隄岸。可是一個解除的轡頭的哥德又是怎樣的呢？

她念了最初幾頁，她就知道她丈夫的忍受力少不了要受大大的打擊了。那天跳舞會的情景，在她回憶裏是很

簡單的，在這裏，她也不知怎樣的，忽然帶上了熱烈的肉慾的性質。『世上頂可愛的人抱在我的手裏！像暴風雨似的同她飛旋着！看見我身畔的一切飛也似的過去，飛也似的消失了！覺得……我在這時立誓，一個我愛的女人只能同我一塊兒跳舞，就是我爲這個死了也願意！你是懂得我的。』

夏綠蒂坐在那裏深思了。老實的思索一下，她從第一天就知道哥德是這樣愛她的。這個思想沉在她意識的深淵裏，她小心的關了它起來，而且居然早就忘記了這個不謹慎，亂人心懷的一念的存在了。可是紀念還是在那

裏，所以在讀的時候，夏綠蒂感到一種甜美的，不安的回憶的印象。

在她讀到這一段：「喔！我的手指無意之間碰到了她的手指，我的腳在桌子下觸着了她的腳，烈火是怎樣的在我血管中奔騰啊！我急速的縮回，好像接觸到的是火燄，可是一種祕密的力量又重新吸引我出去了；我的頭目暈眩了，我的神思恍惚了。啊！她的天真，她的純潔的心靈不讓她知道就是頂微細的親熱的舉動都給我極大的痛苦！在說話的時候，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二)夏綠蒂放下書來，深長的思索了。她是完全天真無猜

嗎？還不是幾乎每次，在那些與她在這本書裏讀到的情景相彷彿的時候，她就猜到了哥德的痛苦？她還不是很得意的感動了嗎？就是現在讀了這種敘述，還不是有一種奇異的愉快侵入了她的心胸嗎？她自己責備自己太好賣弄風姿了。她看她的丈夫，坐在她對面，快快的把這本小書一頁一頁的翻着，面上露出抑鬱煩惱的神色。

不久，他也抬起頭來了，問她想的是什麼？他似乎很有氣，很不高興。『這是一件缺德的事』他有勁的說道。『哥德描寫的人，開始很像我們，後來他不知怎樣的把他們改變成了些浪漫的，虛假的人物了……這個不止



的伏在維特手上哭泣的善於傷感的綠蒂，她是誰？……你曾經眼睛看着天，說：『喔，克羅普徐妥克！』（三）嗎？尤其是對着一個初次見面的少年人？……我簡直不能想像你裝出這樣的神情來……啊！我現在看出哥德就從沒有懂得你的可愛的地方在那裏。只有我，夏綠蒂，只有我……你的可愛的地方，正在你那完全樸質，永遠適宜的天真，你那快樂的，自然的冷靜，使人油然的排斥一切污俗的思想……可是他，連他自己的像都畫壞了！哥德本人比維特的行爲好多了。在我們四個月的交往裏面，有一種高尙的，大度的情誼，他沒有能夠表現出來……至於我

呢，他寫得好像缺乏感動性，我的心就是讀一本可愛的書也不能發生同情的跳盪的。(四) 難道我真的這樣涼血嗎？啊！我很知道要是我得失去你，綠蒂，我才會成了維特呢。」

這時候，他們夫婦倆湊在一塊兒了，接着就是小小的一幕卿卿我我，互相憐愛的情景，那恐怕不恰恰是作者所希望的吧。以後他們倆坐在一塊兒，身子倚着身子，手握着手，才一同讀完了這本小說。讀完之後，至少克斯安納是非常的生氣。把他們的非常光明，非常簡單的故事改成了一樁悲慘了的哀史，在他看來，似乎也太荒唐不

經了。是的，那一個真是荒唐不經的怪物，那個同時是哥德又是以魯塞冷的兩頭人。不用說他很快的看出來維特和他愛人末一次會面的敘述完全是從他自己報告以魯塞冷的死狀給哥德的那封信裏取出的材料。可是他看見女主人的字是綠蒂，而且在書的開場的描寫中，賦有綠蒂的性格，他非常的難受，好像一個粗俗的畫師用了他太太的面容身材去畫了一張春圖。

夏綠蒂呢，她實在感動的成分比生氣的成分多些，可是她能夠想像而且同情於她丈夫的情緒，她要安慰他，所以也就贊成他的話。並且她也分擔他丈夫的恐懼。

他們的熟人說什麼話呢？不用說他們所有威刺勅的朋友，就是他們翰諾威爾的朋友也少不了認出他們來。怎樣的說明書裏那些地方是真正寫的他們，那些地方摻加進去的呢？怎樣能避免種種惡意的，但是極自然的閑話呢？

要是他們冷靜些，他們就會想到幾乎所有的人們是非常健忘的，是漠不關心的，這一件在他們目前看來似乎是非常重大的事，六個月後就會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智慧和苦痛是很少同宅居住的。在他們看來，他們幸福的，不求人知的生活是永遠被他們這朋友的不謹慎的筆墨所破壞了。

(一) 參閱郭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第一版第二十三頁。這裏莫洛懷氏引用的文句與哥德原文有些微出入的地方，我是照莫氏譯的，所以沒有借用郭譯。

(二) 參閱郭譯維特第四十頁。

(三) 參閱郭譯維特第二十六頁。

(四) 參閱郭譯維特第九十頁。



親父之德哥



親母之德哥

## 十 出版了

第二天克司妥納寫給哥德一封嚴厲，不滿意的信：

「不錯，你在每一個人物裏面摻加進了些與他無關的成分，你把幾個人混雜在一塊兒捏成了一個人。很好。可是，要是你在摻加，混雜的時候，問一問你的心，你許就不至於這樣的糟塌那些被你借用他們的性格的真正的人了。你要模仿自然，爲了好使你的畫逼真，但是你把許多自相矛盾的成分混合在一塊兒，你的目的失敗了……真

的綠蒂要是像你的綠蒂，她真是一個不幸的人了……綠蒂的丈夫——你稱他爲你的朋友，上帝知道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吧——也是一樣。你的阿伯爾是怎樣無聊的人啊！就是你須得把他寫成平庸，難道一定要刻畫他成這樣的傻瓜，使你可以盛氣的駕禦他，並且說：「瞧啊，我是多漂亮啊！」才甘心嗎？」

哥德一連好幾天非常焦急的等着聽克司妥納和綠蒂的意見。他希望兩封長信，兩封熱烈的信，數說許多特別打動他們心腔的篇段，也許抄下幾段做引證，也許提起幾宗他已經忘掉或是略去的情事。他撕開信皮的時候，滿



懷是愉快的好奇心，可是看到了那樣憤激苛刻的批評，他  
駭呆了。『怎麼？』他想到。『一個有腦經的人怎樣  
會這樣的不明白什麼是一本書呢？他爲什麼要維特成哥  
德呢？反過來，要創造哥德，就不得不殺死維特了。  
毫無疑問的，我的性格裏有好些維特的成分，可是突然間  
有一件東西救了我，這就是意志。去掉哥德的意志，那  
麼只留下了維特。去掉他的想像力，我們就有了阿伯爾。  
爲什麼他說我的阿伯爾是一個無聊的人？爲什麼要把阿  
伯爾寫成平庸的人？我的文章的妙處，就在阿伯爾和維  
特是相對的，却是互相尊重的。況且，爲什麼克司安納

以爲他是阿伯爾呢？難道他相信我在自己內心找不出一個有理性的人來嗎？」

他愈想，愈讀克司妥納的來信，他也愈不明白，愈覺得驚奇。無論如何，他覺得很難受，因爲傷了他的朋友們的心。他花了好些時候，想一個安慰他們的方法。可是怎樣辦呢？不發行他的小說吧？他沒有這樣的勇氣。

「我必須立刻寫信給你們，釋去我心頭的重負，我的親愛的生氣的朋友們。事情已經做了，書已經出版了，饒恕我吧，要是你們能夠的話。將來事實會證明你們的恐

懼是過甚的張皇，將來你們會在書裏看出來這本書不過是事實和虛構的不含惡意的混合……在那時沒有來以前，我什麼也不願意聽。現在，很親愛的人，在你們覺得生氣的時候，想一想，喔！只想一想你們的老朋友哥德，永遠，永遠現在更加，是你們的。」

這本書的發行，不出克司安納夫婦所料，使他們接到了不少要求說明真像的問訊和同情的表示。綠蒂的弟弟，布胡漢司，把德意志府的人得到的印像寫給他們了。那裏的人，至少，誰都認識哥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因此得到了惹人笑斷肚腸的成功。漢司寫道：『說起來，你們

讀了維特沒有？你們覺得怎樣？這裏的現狀奇怪極了。全城只有兩本，因為誰都要讀它，誰都想盡方法去偷來讀。昨兒晚間，爸爸，嘉羅靈，萊萊，威爾海姆和我大夥兒讀一本，它的書皮我們先撕掉了。每一頁都經過五隻手……可憐的維特！我們讀的時候好笑死了。他寫的時候不知也笑了沒有？」

因為許多好事的朋友都去安慰克司安納，他得再三的聲明他的家庭是極和睦的，他的夫人一向愛他的，哥德從不曾起過要自殺的思想，一本小說只是一本小說。末了，夏綠蒂勸他寫一封饒恕哥德的信。

可是饒恕不饒恕已經不成問題了。這位少年作家的意氣現在不可一世了。全德國現在都在哭泣維特的厄運。少年男子們都穿他的藍色燕尾服，黃嵌肩，棕色垂統長靴。少年女子都學夏綠蒂的裝束，尤其是她與她朋友初次見面時所穿的那身打粉紅結子的白衣。每一個花園裏，浪漫的心築起了維特的小紀念碑。爬牆的藤蘿攀繞着維特式的缶甕。人們寫了許多關於維特的詩歌。就是法國人，常常目空一切的，也極熱烈的歡迎這位盧騷的弟子。自從新哀羅意絲(二)一書後，還不會有過一本想像的作品這樣的感動了歐洲。

哥德回信的口氣全不像一個懺悔的人。『喔，你們絕少信心的人！要是你們能夠把什麼是維特在萬人心中地位感覺到千分之一，你們就斷不至於計較你們所受的犧牲了。』就是爲了救我自己的生命，我也不願意取銷維特。克司安納，相信我的話，相信我，你的恐懼，你的焦急，都會像黑夜的幻影那樣的消失的。要是你度量大，要是你不難爲我，我可以把種種關於維特的書翰，眼淚，歎息寄給你；要是你有信心，相信我，一切都會順心，閉話是沒有關係的……綠蒂，再會吧；克司安納，愛我，不要再說得我膩煩。』

從這時起，他和克司妥納夫婦的通信是非常的疏少了。

從此，保存，供奉在他的文句裏，他們在他心中幾乎不大是實有的人了。有好些年，每年一次，他寫信給他們，起句總是『我的親愛的孩子們』，問訊這不止增加人口的家庭的消息。後來這個良善的克司妥納死了。

\* \* \* \* \*

一千八百十六年，克司妥納祕書太太，一個相貌庸陋，可是脾氣溫和的五十九歲的老寡婦到淮默去訪哥德總長大人(三)。她希望這個大人物能夠幫她的兒子奧格斯脫

和德渥獨勅的忙，尤其是德渥獨勅，因為他想專門研究自然科學(三)。

她看見的是一個儒雅的但是憔悴的老人，在他眉宇之間，他再找不出那在威刺勅時，叫人不得不愛的，放逸少年的面目來。談話是非常的困難。哥德，不知說什麼好，拿出些刻板畫和花草標本給她看。他們互相在對方的眼中看出驚奇，覺悟，和失望。

最後總長把戲院中他自己的一座包廂讓給了這位老太太用，求她原諒他有事不能去陪她。她走出去的時候，心中想道：『要是我無意之中碰見他，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簡直不會給我任何印像。」

事實是哥德博士早就死了；也死了，那位非常喜歡跳舞和月下散步的布胡絲蒂小姐。這段故事裏所有的人物，只有一個還活着，那是不幸的維特。

(1) 新哀羅意絲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盧騷所著的哀情小

說，一七六〇出版後，全歐感動。

(二) 哥德一七七五年到淮默，得喀爾奧古斯德公爵的知遇，

歷任各要職。一九一五年，淮默公爵陞為大公爵 Grand

Duke, 哥德被任為首席總長。

(三) 哥德對於自然科學，植物學，光學，生理學均有極深的研究，植物學中之供獻尤多，爲當時有名科學家之一。

# 本店出版新書

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藝批評）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半
翡冷翠的一夜	（詩集）	徐志摩著	甲種六角半 乙種五角半
巴黎的鱗爪	（文集）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寸草心	（文集）	學昭女士著	實價六角半
瑪麗瑪麗	（小說）	徐志摩合譯	實價六角
蜜柑	（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聖徒	（小說）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半
留西外史	（小說）	陳春隨著	實價五角
少年哥德之創造	（小品）	西澧譯	甲種七角半 乙種六角
罵人的藝術	（小品）	秋耶著	實價三角半
國劇運動		余上沅編	實價五角半
小青之分析		潘光旦著	實價五角
左傳真偽攷		陸侃如譯	實價四角半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胡鴻勳譯	實價六角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版 甲種實價七角半

所	版
有	權

譯者 西 澄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7.57  
106224

871  
106224

(1)

